

內部文件請勿外傳

蘇聯顧問參觀

高教部副部長視察

各地高青學校的報告記錄

第一輯

教育局編印（一九五五）

蘇聯顧問和高等教育部長參觀視察各地高等學校的報告記錄 第一輯

目次

劉子載副部長關於視察中南、華東各高等學校工作情況的彙報

國務院副總顧問馬里采夫、高等教育部首席顧問列別捷夫參觀

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十大所高等學校的發言中幾個問題的

綜合

國務院副總顧問馬里采夫同志、高教部首席顧問列別捷夫同志

和高教部劉子載副部長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

市高等學校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

國務院副總顧問馬里采夫和高教部首席顧問列別捷夫及高教部

劉子載副部長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在杭州市各高等學校

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

國務院副總顧問馬里采夫同志、高等教育部首席顧問列別捷夫

同志及高教部劉子載副部長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在

長沙高等學校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

劉子載副部長關於視察中南、華東各高等學校工作情況的彙報

一九五五年一月六日

同志們！我這一次陪同國務院副總理馬里米夫同志和本部首席顧問列別捷夫同志去武漢、長沙、杭州、上海、南京等五個城市，參觀了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武漢河運學院、中南土木建築學院、中南礦冶學院、浙江大學、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華東紡織工學院、上海化工學院、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華東航空學院、南京農學院、南京林學院、華東水利學院、南京航空專科學校等二十三所高等學校，為時一個月零三天。

在這次參觀中，初步了解了一些情況，也向專家和學校方面學到了不少東西，今天也是以學習的態度向同志們彙報。因為時間較短，看的學校較多，了解的問題不够深入，因而所提出的意見也可能有不正確的地方。今天的彙報如情況不符合和意見有錯誤的地方，請專家及到會的同志們批評指正，有遺漏的地方請唐司長和工作組其他同志補充。彙報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在參觀中所看到的問題

在參觀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各校對為國家培養合格人才的工作都非常重視，都按照高教部的指示，積極地進行教學改革工作。但由於各個高等學校的歷史條件、

傳統習慣和其他具體情況的不同，因而教學改革的進度和所取得的成績也不完全一樣。總的說來，其成績有如下幾點：

(一) 一年級的教學工作，一般都按統一教學計劃進行。

(二) 在其他各年級都進行着很多執行統一教學計劃的準備工作，如建立實驗室及實習工廠，掌握新課、掌握各種新的教學方法；如實驗、實習、課程設計與畢業設計等，因而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方面，由於專家的帮助，已獲得了一定的成績。

(三) 教研組一般都建立起來了，大多數的教師都參加了教研組，並已進行了一些工作。

(四) 不少高等學校都進行着相當規模的基本建設工作，特別是工學院，或在新建，或在擴建。

由於正在進行的工作都是新的工作，經驗不足，因而工作上的錯誤和缺點也是難免的，主要表現在教學工作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教研組工作和實驗室工作上都存在着一些缺點和錯誤。

一、關於教研組工作

教研組是高等學校保證教學、按照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教學工作的最基本的教學組織。教研組工作的好壞，決定着整個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目前高等學校一般都成立了教研組，但有的學校教研組下面層次過多，領導不便，如中南礦冶學

院教研組下面有教學小組，教學小組下面又分小組。有的則在教研組外另成立教學小組，這種作法都是不對的，因為這樣往往會使教研組的工作為教學小組所代替。應該及早創造條件把這種獨立的教學小組，改為教研組。

有的教研組包括不同的課程過多，因而成員過多，組織過大。浙江大學和交運大學都有這種情況。列別捷夫同志曾說過，這樣作雖然有有利的一方面，如可以擴大知識範圍，容易吸收別人的經驗，但也有不利的一方面：人多了難領導，教師間有互相依賴的思想。中國有句俗話：「三個和尚沒水吃」，專家說過蘇聯也有一個類似的諺語：「一個孩子有七個媽媽，他的眼睛一定要瞎掉」。這種互相依賴的現象，主要表現在實驗室工作方面，無人負責。同時這種教研組也只能討論一般性行政問題，對教學工作不能定期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這樣就使實驗室的進一步發展，教學質量的提高和教師業務水平及科學水平的提高受到影響。我們應該積極創造條件，培養幹部，以便把那些包括幾種性質不相近的課程而工作困難的教研組逐步剷小。專家建議我們，在提拔幹部方面不要太保守，當然也要慎重選拔。

教研組的會議一般都不能反映教研組所進行的許多重大問題。在教研組的會議上很少指定教師某科研究工作，也很少討論教師的講課和備課的情況，特別很少注意討論教學法工作，教學法工作在目前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因為目前高等學校有很多教師還在準備開新課和掌握新的教學方式，教師中青年教師也還佔

相當的比重，教研組會議如能很好地注意這一方面的問題，對於師資業務水平的提高會有很大幫助的。上海有些高等學校反映學生學習負擔過重，據了解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却很少在教研組的會議上討論研究。

教研組檢查教師的教學質量，應用檢查性聽課的方法很差。檢查性聽課是提高教師教學質量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蘇聯應用的很廣泛，一般說來，教研組主任都參加聽課（有時系主任、校長也參加聽課），也組織本組教師集體聽某一教師的課，聽課後教研組組織集體討論；有時還邀請其他教研組的教師參加討論，教研組討論後，一定作出相當的決定，指出其優缺點，並提出改進的辦法。而在我們的高等學校裏，進行聽課往往是以學生有無反映爲標準，僅對學生反映有問題的教師和新教師進行檢查性的聽課，對其他教師的講課情況則缺乏檢查。這種做法是不妥當的。因爲即使很好的學生，也不能對教師的講課的好壞下正確的、全面的結論。

組織試講、研究講稿、集體備課，有些政治課教研組運用了這些方法；而其他課教研組則作得較差，對教師的講課情況沒有加以討論，對教師的講稿也沒有預先進行討論。

性質相近或相互有關係的教研組開聯合會議，交流經驗、共同研究提高教學質量也很不够，如有的學校專業課教研組對數學課教研組的教學有意見，但兩個教研組從沒有共同討論過數學課的教學問題，以提高數學課的教學水平。

另外，有些學校的教研組已開展了科學研究工作，如復旦大學對製造X光管的研究、華中農學院對棉花選種的研究，對提高教學和解決生產方面的問題都有所幫助，但在教研組的會議上却很少聽取和討論科學研究成果的報告。關於一般性的科學報告也聽取和討論的很少。至於請生產部門的科學研究機構的先進生產者和科學研究工作者，報告他們的生產和工作經驗，關於把科學成就貫徹到生產中去的情況以及關於生產上解決某些技術問題等，並組織討論，就更少了。

有的教研組（例如復旦大學的光學教研組）的教師都沒有訂立每學期個人工作計劃，而這樣的工作計劃是每個教師都應該訂立的，何況這些教研組的教師人數並不很多。

直觀教材能够相當地提高教學質量，對於學生來說，使學生易於理解和掌握課程內容；對教師來說，直觀教材在教學工作和實驗工作上也有很大作用。但許多教研組對編製直觀教材的工作很不重視，當然各校和同一學校的各教研組情況也不一樣，如中南礦冶學院對編製直觀教材較為重視，有許多圖表和模型，但該校個別教研組仍沒有直觀教材。有些學校的教研組有圖表，却把它放在箱子裏（楊部長：檢查太原工學院已有通報，各校應特別注意，這不是形式問題，它與教學工作有直接關係），有些學校的圖表畫的很潦草、很粗糙，簡直不像高等學校應有的東西。另外，許多學校的圖表說明都是用外文寫的，甚至有一個學校的實驗室掛着一張俄文

圖表，但又在俄文說明下面加註了英文說明却沒有中文說明。這是不對的，這樣使學生看起來不易了解。武漢大學的化學試驗室掛着一張很老的，並且是英文的門德列夫元素週期表，有些新發現的元素都沒有，問其原因，說是買不到新的，可是在同一個城市的武漢河運學院却掛着中國新出版的門德列夫元素週期表。不是買不到，而是不注意。這說明許多學校對直觀教材的作用和意義認識不足，對此，高教部已一再指示過，却沒有引起各高等學校足夠的注意。

普通課教研組歸誰領導的問題尚未很好解決。有的學校普通課教研組分別屬各系領導或由教務處領導；有的學校則另成立普通課委員會，由教務長直接領導。如中南礦冶學院。普通課教研組歸系、歸教務處都各有利弊，但究竟歸那裏領導利多弊少，高教部應加以研究。但我個人認為中南礦冶學院另成立普通課委員會，又多了一層領導關係的做法是不妥當的。

二、關於實驗室的工作

實驗室工作是高等學校工作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根本不能設想高等學校要為國家培養合乎規格的高級技術幹部和科學研究人才，沒有實驗室是可以做到的。但有些學校對建立實驗室的工作重視不够，如武漢河運學院已有三年級的學生，但至今沒有一個專業實驗室，上海水產學院除了有製革機器外，其他各基礎技術課實驗室一個也沒有；華東紡織工學院、華東化工學院對基礎技術課實驗室的建立也尚未

不移，他們雖都有機械製造方面的專業，但至今尚無材料力學實驗室。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有些專業（如起重機、電纜、橋樑專業）請來了專家，但實驗室沒有建立起來，也沒有配備好研究生。這當然不能完全由學校負責，高教部也有責任（楊部長：這個問題應這樣了解，由於財力、物力上的限制，不能一下子得到滿足，但學校應考慮：我們是否首先照顧了專家，還是把錢用到別的地方去了）。關於建立實驗室問題，我們應採取必要措施與有關部門共同研究，訂出計劃，迅速解決。建立實驗室在客觀上固然有許多困難，但是我們對於建立實驗室在培養幹部工作上的重要意義和作用還是認識不夠的。主觀上還有重視不夠的地方。我們會看到過有些學校暫時在草棚中上課，集中力量建立實驗室，這種做法是對的。我們應考慮把人力、財力、物力首先集中使用到目前急需的地方。華東紡織工學院花了很多錢建立了一個擁有全套工段巨型設備的實驗工廠，一個月只能用幾次，而且機器都是舊的，還不能完全解決學生的生產實習問題，學生仍然要到校外工廠去實習。建立這樣一個實習工廠，機器開動起來要蒸氣、電力，還要原料，這些浪費都是不必要的。如果把這些錢用來建立基礎技術課實驗室或擴充原有的專業實驗室，對於學校那就會好的多。上海水產學院的養魚皮製革小工廠，在規格上、設備上都是學校不應該有的，同時對教學，對學校也都是不需要的。這樣的建立實驗室和實習工廠不會對學校有好處。因而這種做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在購買儀器設備方面有考慮不周的地方，有些學校買了些教學上不需要或用處不大的機器，如同濟大學的高溫金屬拉力試驗機，對同濟大學這樣的土木建築學校來說，用處並不太大，但對設有渦輪製造與鍋爐製造專業的交通大學，却很需要，而交通大學沒有；中南土木建築學院和同濟大學都有扭轉疲勞強度試驗機，但他們也不需要這樣的機器，南京農學院有一個精密的量纖維長度的儀器，對南京農學院並不很需要，而很需要這個儀器的華東紡織工學院却沒有這個機器。為很好地發揮現有儀器設備的作用，應加以必要的調整。（楊部長：西北畜牧學院買了一架電動剪羊毛機，學校所有的羊幾分鐘就剪完了，這架機器應放到那裏去呢？對發揮財力、物力的作用考慮不夠。）

許多學校實驗室的牆壁是光光的，沒有掛必要的圖表和設備略圖，也沒有其他的直觀教材，而這些東西乃是任何實驗室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有些實驗室雖掛有圖表，但已陳舊過時，如浙江大學金相熱處理實驗室的「S」式曲線表就是一個例子。有些實驗室的圖表是用鉛筆畫的距離遠一點就看不清楚。差不多每個專業實驗室都沒有懸掛各該專業科學領域內的科學奠基者或在科學上會做出巨大貢獻的學者的畫像。有些實驗室雖然掛了一些科學家的照片，但與該專業的關係不大，同時也沒有註明他們在科學上的成就和貢獻。實驗室中懸掛科學家的畫像，不但可以擴大學生的眼界，同時在對學生進行熱愛專業教學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在參觀的二十三所高等學校中，實驗室與實習工廠的清潔衛生情況不好是相當普遍的，除上海水產學院、華東紡織工學院、上海化工學院、南京航空專科學校比較整潔外，其他各校在清潔衛生方面都比較差，只是其程度有所不同。最突出的是上海復旦大學的分析化學實驗室搞的很髒，專家說要想走過這個實驗室只得捲起褲腳才行。在一個學校中清潔衛生方面的情況也不一樣，如浙江大學一般說來是不乾淨的，但該校的公差及技術量法實驗室就很清潔；其他實驗室則相反，不僅灰塵很多，機器也上了銹，甚至最貴重、最精密的顯微鏡也生了銹，實驗室和實習工廠旁邊堆有紙屑、破布及其他破爛的東西，很不整潔。中南土木建築學院和中南礦冶學院有的機器幾年都沒有擦過。

這種現象是很不好的。高等學校的一切設備都應該弄得很清潔，要很好保管和愛護，讓儀器上銹和把儀器弄髒是不應該的。清潔衛生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高等學校要培養有高度文化修養的技術幹部，我們很難設想在復旦大學的分析化學實驗室能培養出這種有高度文化修養的幹部來。高等學校必須從一年級開始就對學生進行清潔衛生、愛護儀器的教育，培養他們清潔衛生習慣和愛護社會主義財產的優良品德，如果學校不注意這個工作，那麼學生一旦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時，自己既沒有養成注意整潔和愛護儀器的習慣，也就不可能給廠礦和學校帶去好的影響。

在許多學校的實驗室和實習工廠中，會發現有違反技術保安規程的現象。中南土木建築學院的鐵工實習工廠，當學生打鐵時，另一個學生用手握着被打鐵棍的另一端，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很容易把手打壞，應用鉗子夾着。交通大學電工實驗室的電線機，沒有設安全欄，有的機器皮帶上沒有設安全裝置。交通大學電工實驗室的電線亂放在地上，此外不少學校的實驗室和實習工廠沒有急救包或救急藥品，有的學校雖有，但很少，有的實驗室把救急包和救急藥品放在與實驗室相隔很遠的樓上，發生事故，還得跑到樓上去取。

很多學校對防火設備也不够重視，有的實驗室沒有滅火器和防火用砂，有的實驗室雖有砂子，但無鐵鍬，發生火災就得用手捧。有些學校的實驗室裏放有幾大桶酒精和油料，嚴重地違反了保安規程，如果桶不小心或敵人有意破壞，就會造成火灾，甚至造成人命事故，並使國家財產受到損失。

此外，有些學校的實驗室，將有毒的化學藥品和普通藥品一起公開放在玻璃櫃裏，並在藥瓶上註明是「有毒」藥品。這等於把手槍放在公開的地方，使敵人有機可乘，用來毒害我們的幹部。

我們應該嚴重地注意這個問題。要提高政治警惕性。酒精、油料和有毒的藥品應分別放在有專門設鎖的地方加鎖，並派專人保管。領用易燃性液體（酒精、汽油等）和有毒藥品，應製訂必要的制度，在蘇聯高等學校的實驗室中只允許存放移一

天使用的汽油和酒精，即使如此，也要放在實驗室中固定的地方，不能亂放（楊部長：對這個問題不能以言諺主義、無經驗來解釋，也不能說是思想麻痹，而應說是政治上麻木。如是高教部檢查沒有注意，就難怪學校，但學校既已知道了，就應積極做，發生事故後再作檢討就遲了。應提高到政治思想高度加以深刻注意）。

三、系的工作

系是高等學校的教學行政組織，它由幾個培養目標相近（當然也有不大相近的）的教研組組成的。系務會議是諮詢性的會議機構，它所討論的是教學法工作及所有教研組的工作。在參觀中看到，高等學校的系還沒有成為對各教研組進行實際領導的機構，系主任對教研組的工作缺乏具體領導。系務委員會對於討論和解決教學法工作的問題重視不夠，系務委員會也不討論或很少討論教師的講課情況、科學研究工作報告和提高教師業務水平及提高教學質量問題，也很少聽取各教研組主任關於本教研組的工作報告。有的系務委員會要在一次會議上聽取八個教研組的工作報告，致使教研組不能詳細地報告工作，而系務委員會也很难深入了解工作情況，並進行認真的討論研究。有些系務會議只討論一般性的問題和通過一般的決議，不解決具體問題，具體問題會議後再由系主任召集教研組秘書開會解決，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

系辦公室的組織也是多種多樣的，一般說來編制是過大的。一個系除系主任、

副系主任外還有其他助理人員，如系秘書、幹事（或科員），有的還有系辦公室主任（如同濟大學）、助理系主任。系的助理人員數目應決定於學生人數的多少，而有些高等學校系的助理人員往往按照教研組的數目來確定。如武漢河運學院的航運管理系有八十九名學生，船舶機械系有學生二百七十三人，學生數目相差很多，但系的工作人員數目却幾乎相等。這是不合理的。系辦公室的編制應很好的加以研究，根據學生人數和實際需要統一規定。

四、關於校務委員會的工作

校務委員會是在校長領導下最高諮詢性的機構。它的任務主要是討論教學工作、教學法工作、科學研究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等方面的工作。純粹行政事務性的工作一般不在校務委員會上討論，但有些較重大的行政工作上的問題，如學校發展計劃基本建設計劃等問題，也需要在校務委員會上討論。目前大部分高等學校的校務委員會的會議制度不健全，很少開會，開會也只討論一般性的行政事務工作。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不包括最重要的基層領導——教研組主任，因此，校務委員會也就很難討論教學工作、教學法、科學研究工作方面的問題。這不能怪學校，因為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所頒發的高等學校規程中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不包括教研組主任。當時的情況是：高等學校的工作還沒有以教學工作為中心，同時高等學校還沒有普遍成立教研組。我們的缺點是當高等學校經過院系調整、思想改造，工作重點

已轉到教學改革方面之後，而我們沒有根據高等學校這種新的情況發補充指示，規定校務委員會的任務、組織和成員。

據了解在高等學校中除校務委員會外，還有各種全校性的組織，如中南地區的高等學校中存在籌備委員會，上海有的學校還有所謂執行委員會。又如中南礦冶學院從他們的組織情況來看，好像是分成兩個組織：一個行政管理工作，另一個管教學（楊部長：籌委會的存在是因為還沒有正式任命校長）。學校的組織機構，應迅速加以研究，統一起來。

由於組織機構重疊、不統一，學校的會議就很多，如華東水利學院有下列幾種會議：由院長召集的有：(1)院務委員會；(2)行政會議；(3)辦公會議。由教務長召集的有：(1)教務會議；(2)擴大教務會議。由系主任召集的有：系務委員會。交通大學有校務委員會、系務委員會、系秘書會議、教研組會議，在教研組開會以前還要召開教研組的核心小組會。會議很多，內容重複，今後必須考慮到如何精簡組織機構和層次，減少不必要的會議，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教學工作、教學法工作以及科學研究工作（楊部長：應該肯定要減少會議）。

五、關於教學工作量問題

據各校的反映，工科院校和綜合大學的理科實際上都有可能在兩年內使大部分的教師達到高等教育部所規定的教學工作量標準。（不過綜合大學中文史、政法、

財經等科實行起來仍有很大困難）。目前學校領導者的責任是如何加強組織和領導來完成教學工作量標準的準備工作，對於尚未達到工作量標準的教師或所擔負的工作與其職務不相稱的教師，則應設法使他們能够達到工作量標準和使他們擔負起應做的工作。在這方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組織與領導教師製訂提高業務水平的個人計劃。教師的個人計劃應具體規定怎樣來爭取滿足工作量的不足部分（如開新課、學習掌握新的教學方式：領導課程設計、畢業設計、生產實習等），學校領導應特別重視與關懷教師個人提高的計劃，要多多幫助和支持，使之能在一定時間內達到工作量標準。這對於教師來說，通過這樣的準備可以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和教學質量。對於學校來說，通過實施教學工作量的準備工作摸清情況，發揮教學潛力，為今後高等學校的發展打下鞏固的基礎。我很同意專家的意見，目前高等學校要抓住這一中心環節來進行工作。至於科學研究工作，我們應首先組織那些已能完成教學工作量標準的教師或完成教學工作量標準上無多大困難的教師進行科學研究工作，教學法研究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和教學質量。至於高等學校的其他教師，如需要的話，經校長批准，也可以圍繞和結合教學工作進行必要的科學研究工作。

六、關於政治課問題

據初步了解，學校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很薄弱的。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主

要是通過政治課來進行系統的理論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思想水平，培養他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據初步了解高等學校一般只開三門政治課（綜合大學和個別高等工業學校開四門政治課）即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交通大學根據四年級學生的要求，課外開設的還有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門課。有專修課的學校還開設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門課。個別學校一、二、三年級共開一門課，即馬列主義基礎（如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政治課教研組有合成一個馬列主義教研組（室）的，也有分別成立幾個教研組（室）的。

政治課教學工作有下列問題沒有解決：

1.教師數量少，質量低，教學任務重。而且其中有極少部分教師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不適宜做政治課教師。教師中教授譯師都很少，大部分是助教。如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有二十五人，內教研室主任一人（新調幹部，尚未評級）譯師一人，其餘皆為助教。綜合大學的情況可能要好些。最嚴重的是：有的學校沒有一位專職教員，僅有一位兼職教員（如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有的學校一個政治教員也沒有，完全要靠聘外校的兼職教員來上課（如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有些教師是剛從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畢業的，缺乏教學經驗，有些教師則邊學邊譯，有的教師反映，講兩小時的課需要準備二十小時，所以目前教師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教師數量少與業務水平低，遠遠落後於客觀的要求。